

温暖

Wennuan De Shiguang

的时光

这十年来，我尽力保持一份淡泊的心情，在忙碌中继续写着一些文字，追忆往事，讴歌美好。心境芬芳，时光总是温暖的。

赵荣发/著

文匯出版社

温暖的时光

赵荣发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暖的时光 / 赵荣发著.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496-1769-2

I. ①温… II. ①赵…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18827号

温暖的时光

著 者 / 赵荣发

责任编辑 / 黄 勇

封面装帧 / 张 晋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 /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280千字

印 张 / 19.25

ISBN 978-7-5496-1769-2

定 价 / 40.00元

前言

时光的流逝，永远是那么的匆匆，从我之前的一本随笔集《燃烧的雪花》出版后，倏忽间，居然又过去十年了。“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岁月过得真快啊！

这十年里，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节奏之快、程度之激烈远远超过之前的十年，超出人们的预见。一方面，物质生活更加丰富，科学技术更加发达；而另一方面，其负面影响也在不断加剧，精神和道德的缺失越来越引发了人们的种种焦虑和担忧。

然而，无论这个社会如何发展，变得怎样的纷繁芜杂，在芸芸众生的心灵深处，总还始终保存着一块最为柔软的芳草地，花香鸟语之间，清风拂面，晨露晶莹。

是的，当下的大城市，马路上汽车多如蝼蚁，天空中雾霾频频来袭；但苏州河重新变得清爽起来，城区内外，绿地公园、湿地公园也在不断增加，牡丹花国色天香，白玉兰清丽典雅，郁金香展现出一派异国情调，繁繁复复的樱花更是缤纷在大街小巷。

这世界上，总有丑恶，但更有美好。作为一介文人，也许我无力清除邪恶，但我总还可以追忆往事，讴歌美好——往事并非如烟，寄存着缕缕乡情，呼唤着本色的回归；寻常巷陌之中，万家灯火，演绎着无数的温馨。这样一些故事，分明可以感染更多的读者，用

以滋养你我的心灵。

抱着这样一种心态，这十年来，我尽力保持一份淡泊的心情，在忙碌中继续写着一些文字，在各家报刊上发表了三四百篇文学类稿件，并逐渐有了再出一本新书的念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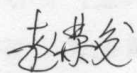
这个念头在2015年初夏起开始被付诸行动，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我从这些均已发表的稿件中挑出一百多篇，在作出些许改动和润色后，加上几篇“旧章”，合计120篇，一并输入一个新建的文件夹里。

斯时已是岁末，又一个新年将至，一首曾经唱过的歌《十年》，从远处的天际传来：“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

可是，我丝毫不觉伤感，惟有慰藉。我又何曾奢望能够得到太过热切的拥抱呢？我只是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特别是每一个为我作嫁衣的编辑；我只是祈望你还能亲近我的这本书，或者只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如果有一天，我会在偶尔中看到，有读者正安静地读着我的这本书，那是一种多么快乐的事情啊！

以后的岁月里，我当会继续写作，也许还会再出一本新书——倘若你问我大约在何时，我想，那或许还在一个温暖的冬季。

清浅时光，岁月静好；心境芬芳，时光总是温暖的。



2016年春节

目 录

001 / 前言

乡情如谣

003 / 随风渐入洞箫声

006 / 喇叭头

009 / 酒酿

011 / 蒸糕

014 / 朝天塌饼

016 / 勿打三记触霉头

018 / 三岛菜

020 / 用笔写信

022 / 做酱

025 / 面疙瘩

027 / 蒲扇

- 029 / 芦粟
- 032 / 落花生
- 035 / 李师傅
- 039 / 电话
- 042 / 难得紫色是茄子
- 044 / 针线箩
- 046 / 老井
- 049 / 塘藕
- 052 / 奎伯的装幀
- 054 / 好粥是熬出来的
- 056 / 螺蛳
- 059 / 问君能饮一杯否
- 061 / 南瓜也有节日
- 063 / 黄泥泾里拷浜头
- 067 / 阿乡轿车
- 069 / 丝瓜是个宝
- 071 / 水桥景致
- 073 / 情缘灶头画
- 075 / 泡浴
- 077 / 凤仙花
- 079 / 腌咸菜
- 081 / 篱笆墙的影子
- 083 / 乡村露天电影
- 087 / 洗衣板

089 / 杨郎

092 / 鲜活的手帕

095 / 火柴

097 / 二等车

099 / 蚂蚁桥

101 / 番茄红了的时候

104 / 皂荚树

106 / 算盘

108 / 蜜蜂赋

110 / 电视机的黑白年代

113 / “三五”牌台钟

115 / 翻阅旧照片

117 / 木槿花

120 / 借书

123 / 喝茶

125 / 母亲的月饼

127 / 我的西西巷街

129 / 雨中的伞

132 / 妙福

岁月似歌

137 / 去澳门享受慵懒

- 139 / 梧桐路
- 142 / 在有鲜花的日子里
- 144 / 向赵荣发们问好
- 147 / 穿滑轮鞋的清洁工
- 149 / 感谢学生
- 152 / 春夜里的输液室
- 154 / 不想炒股的原因
- 156 / 街头象棋
- 158 / 坐在图书馆里
- 160 / 渐入佳境
- 162 / 大音稀声
- 164 / 来跳个舞
- 166 / 千啾百啮是鸟鸣
- 168 / 十二分钟的路
- 170 / 足浴女
- 173 / 明亮的黄昏
- 176 / 锦溪船娘好唱歌
- 178 / 外滩画报
- 180 / 背影
- 182 / 椰叶无阴却婆娑
- 184 / 黄龙洞杂记
- 187 / 劳动着是快乐的
- 190 / 柔软的高音
- 192 / 阳春三月踏青去

- 194 / 中奖未必是好事
- 196 / 我的书架
- 198 / 收获一片绿荫
- 201 / 亲近小饭馆
- 203 / 最后的忘掉
- 205 / 家有小孙女
- 207 / 我心依旧
- 210 / 阿珍姐
- 212 / 室雅何须大
- 215 / 男人的味道
- 217 / 给自己发个奖状
- 219 / 公交车厢就像一本书
- 222 / 沧桑的萨克斯
- 225 / 好久不见
- 227 / 让人温暖甘甜
- 229 / 凉水泡茶慢慢浓
- 231 / 慢递是一杯美酒
- 233 / 你拿什么感动我
- 235 / 初吻的味道
- 238 / 太阳晒在被窝上
- 240 / 花事长在
- 243 / 幸福没有大小
- 246 / 琴声如水
- 249 / 汉字听写

251 / 我在桥上看风景

253 / 有的人走了

256 / 到处十枝五枝花

259 / 新年的礼物

261 / 恩泽

旧章依然

265 / 第一乐章主题

267 / 钓鱼

269 / 插秧时节

271 / 不只是严峻

273 / 时令过了立春

275 / 虽然没有播下种子

279 / 生活需要对手

283 / 假面舞会

286 / 阴天也是晴朗的

288 / 无言的结局

292 / 如雾的细雨

294 / 最后四根棒冰

297 / 后记

乡情如谣



随风渐入洞箫声

江南的山与它的水一样清秀，江南山区的夜因了虫鸣声而显得格外宁谧。今年春天，我随一位文友到他的故乡度假。是夜，我俩吃罢晚饭后又坐在窗前喝茶聊天，方觉意兴阑珊间，忽然有一阵洞箫声随着夜风从远处传来，令我情不自禁地轻轻“呀”了一声。

不是《梅花三弄》，也不是《良宵》，是一首《军港之夜》，那低吟般的旋律洗尽铅华，糅合了苏小明的声息一般。

我把脸转向文友，他似乎看出了我目光中的探问，却又很快摇了摇头，分明在说，嗨，我也不知道是谁在这弯月如钩的深夜里吹箫呢！

我不再追问，往事，如夜雾一般地浮起。

我的童年是在长江尽头的一个古镇上度过的。时值上世纪“百花齐放”时期，古镇上有不少民间艺人在重建家园以后又逐渐活跃起来，他们中有人组成了一个丝竹班，其中专司吹箫的便是阿昌伯。听乡邻们说，阿昌伯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他在很小的时候就从父亲那儿学会了吹箫，后来的水平却远胜于他的父亲。我那时小，所以说不清那箫声究竟妙在何处，只是觉得确实好听。尤其是在风轻月明的夜晚，阿昌伯常常会坐在自家的小院里持箫而吹。那时而流畅时而呜咽的箫声，恰如阿昌伯在用略带苍哑的嗓音，续续地诉说

着一个个古老而神秘的故事，让我着迷。

那时候，乡亲们生活还很清苦，但民风十分淳朴。大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夏日打麦秋收谷，摘得新棉忙纺纱，虽无锦缎膏粱，却也心满意足，老少怡乐。阿昌伯的洞箫在那时吹得甚是殷勤，兴致高的时候，他会在吃罢晚饭后持着那管古铜色的洞箫，坐到镇东头的那座石桥上依栏而吹，身旁常围着我们这一帮小孩，而在油灯下忙碌着的人们，会在这时一边做着活计一边竖起了耳朵惬意地听着。

几度春秋几度滋养，阿昌伯的洞箫声让我逐渐知晓了《梅花三弄》《良宵》这样一些古韵雅曲。

未料这样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在我读中学以后，那些嬉笑嗔骂皆文章的民间艺术成了封建糟粕，阿昌伯更被说成是封建家庭的孝子贤孙，被套上了“管制份子”的帽子。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生产队里开会，一个上面派来的工作组人员把阿昌伯那管祖传的洞箫狠狠地摔在地上，踩成两段。那一刻，阿昌伯的嘴唇哆嗦着，脸色苍白得像石灰一样。

从此，箫声如烟，与小镇乡亲们渐行渐远。苏轼《前赤壁赋》曰：“客有吹洞箫者，如诉如泣，余音袅袅，不绝于耳。”可被“管制”的阿昌伯却已日日下田，郁郁中花白了头，竟无人再见他抚弄那一管洞箫。

好在这种指鹿为马的年代早已过去，而今天的文艺舞台上，更是连摇滚乐队也大放异彩。然而，让我惆怅的是，古风深厚的洞箫非但不见复苏，反而日渐式微。如今，无论是在我们的坊间民巷，还是在热热闹闹的荧屏上，终难见其影难闻其声。“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仿佛切中了洞箫的痛楚似的。

也许，这与洞箫的清高有关吧？洞箫所擅长表达的是清虚淡远的意境。清虚，是清静无欲的意思，淡远，指的是淡泊明志、宁静

致远。可如今，许多人因了“外面的世界多精彩”而变得越来越浮躁和功利起来，如此，又何来闲情细听箫声，更遑论做一个清虚淡远的吹箫人呢？

是啊，“箫”，本身就是被读成低音的，它既承载不了过于沉重的思想桎梏，同时也无缘于光怪陆离的摩登生活，它之所以被我们冷落的原因即在于此吧，也因之，我会在那个山乡之夜听到随风潜入的洞箫声时，会格外殷切地呼唤着它的回归。

2006年11月8日《解放日报·朝花》

喇叭头

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都已十分普及的今天，我却始终对“喇叭头”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前尘往事中不乏深宫秘闱散发的朽息腻味，而充满乡土气息的喇叭头退出历史舞台，真的，或许并不值得我们喝彩。

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吧，上海郊区开始推广有线广播，其后，广播喇叭越来越多地走进农家。简陋是它的最大特色。一个木匣子里装上一只纸盆喇叭，甚至就那么一只光秃秃的喇叭头，拖着一根连接线随随便便地挂在墙上梁上就是，好多人家，连个拉线开关也懒得装。

然而，乡亲们却十分喜欢它，“喇叭头”的称谓中带着颇浓的亲昵成分。

那时，农家很少有时钟手表，喇叭头便代替了它们的功能。一清早，喇叭头就准时响开了。前奏曲好像是《东方红》，随后是用方言说的开场白和节目预告。我的老家在宝山，所以这开场白就是：“宝山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乡亲们一天中忙碌的晨曲也就随之拉开，家家户户的屋顶上飘起了袅袅炊烟。

喇叭头虽然简陋，播送的内容却十分丰富。上至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下到公社广播站自采自编的当地新闻，